

語絲

第五卷，第三三期

最近的蘇聯文學

米川正夫作
索原譯

最近的蘇聯文學，一言以評之，可說是無風底沈靜時代吧。但那是和那從舊世界的荒涼的廢墟之間一時湧出了鬱勃的生命，非常年青的力呈出了百花燦爛的壯觀的二十三年前後，或是文壇的右翼和左翼的爭鬥成了帶着國家底重要的事件，使文學界思想界的全部興奮動搖的二十五年前後比較而說的，但在幾多的新作家相繼抬頭，使用着自己獨特的語言，要把新的什麼饋贈給俄羅斯文學那點上說來，今日的蘇聯文壇的沈靜，可以看做是懷孕着明日的飛躍的準備時代。四年前主張在康米尼主義國家里的自己的正統底位置和要求對於同路人的高壓底排擊的普羅作家，也說在藝術的世界里的優越只可由自由競爭才能得到，承認黨的中央委員會的決議是對的，默然好耐地取起習得表現的技巧的態度來了；而在批評界的方面應為新興文學的礎石的重要問題也幾乎被論盡了，所以震撼文壇全體那樣的論戰也已不見。

(289)

被遺留給批評家的任務是，更周密地更精細地檢覈今已一般地公認的各箇綱目而給與完全的完成。總之蘇聯文學也和俄羅斯國家的結束了爭鬥時代而進入更困難的平和底建設的進程一樣合同着步調，可以說在過着樸素的「常年服役」的時期吧。

隨着如上述的風潮的必然的現象是對於過去的俄羅斯文學的最高標準的托爾斯泰，陀斯托哀夫斯基的興味，尊敬，和更進一步的模倣。尤其是托爾斯泰，因了表現主義底樣式化的衰微和復歸本真底寫實主義的一般大勢之故，有在年青的普羅作家之前絕對底權威地君臨之觀。（但不消說是指藝術家名人的托爾斯泰。）在新進的年青的普羅作家的作品中，不被指摘爲受托爾斯泰的影響的只有數得清的幾個，這樣說也不爲過甚的誇張吧。被稱許爲從來普羅文學的最高成就的法建夫的「壞滅」等也就是這顯著的一例。現在亡命巴里的新寫實主義的作家伊望·蒲甯 (IVAN BERN) 等也以其純粹的藝術底天分，在蘇聯文學上出了不少的追隨者。（他和柴伊采夫共同由國立出版局出著作集，是亡命作家中少數的例外）

但是把文學作品的技巧 (Technic) 和意識形態 (Ideology) 截然分開來處理是不可能的，所以舊布爾喬亞文學的能給與普羅列塔里亞脫（一部分是普羅作家）以有害的影響的事，成爲批評家之間不絕論爭的題目，最近因評壇的權威者的波隆斯基伊論這問題，說文學作品的影

響不單由作品本身所含的意識形態而被決定，讀者的心理和其意識形態也是左右這個決定的重大的要素。所以普羅列塔里亞脫對於布爾喬亞的惡影響有着免疫性的。因此從極左的批評家受到了猛烈的攻擊，被看作爲容許所有反動文學的橫行拔扈的妄論。但是波隆斯基伊的話，是單暗示了要決定作品和讀者之間的心理底相關交涉的學術底研究之一端而已，自然不是說主張檢閱的撤廢等的政策上的意見。雖然如此，但他對於舊文學的這個提議，比較了A·波達諾夫時代的單純粗暴的否定論，可說普羅文學論的顯著的進步和深化了。

脫了充滿了從來的普羅文學的不過馬克斯主義綱領的傀儡的肯定底人物，康米尼主義底勸善者的型，創出了真的循流着熱血的活人，這在今日的蘇聯文壇全體是共通的熱望和煩惱。而多少含着這要求的作品，立刻被批評家或讀者作爲一個事件被採取，成爲相競論爭的題目。最近喧動報紙和雜誌的論壇最利害的作品，要算是巴夫梅契夫的「馬爾且因的犯罪」，邦番洛夫的「布羅斯基伊」，蕭洛訶夫的「恬靜的洞河」，奧略駭的「妬羨」，斯略托夫的「斷絕」吧。巴夫梅契夫的「馬爾且因的犯罪」，是革命戰的鬥士及指導者的主人公，彼對於迴避責任的行爲的悔恨所譴責而自殺以其心理底分析作爲主題之作。在許多批評家被許爲普羅文學的逸品的長篇勞作，但令人有過於自己反省底的孱弱的主人公的性格，學着陀斯托

裏夫斯基而遠不及的煩瑣的心理描寫，渦捲在血和烙之中的同胞戰爭時代的 Dynamic 和矛盾的不自自然之感。斯略托夫的「斷絕」也同樣以因內部底分裂而煩惱的內戰的戰士作主人公的，但在堪稱新進中的新進者的這年青作家，可被認出更多的真實和新鮮來，不管在種種的意味上的缺點，光耀的將來是可期的。

但是那樣的 *Impression* 不去管牠，真的表現了活生生的人的成功作品，是歐利·奧略駭的「妬羨」，這是無需躊躇的。這小說也選共產主義者作爲主人公，但不是前二者似的以革命的動亂作背景的所謂「戰爭物」，却是描寫在文化底建設時代的平和的鬥士。由這點來說也有更強地訴諸今日的讀者的力。故事的結構極爲單純，主人公巴比契夫收留了一個落魄了的知識階級，引領到自己家里照顧他。這食客對恩人却感到妬羨，衷心憎惡他起來——是這極單純之作，但捉住了常人所不留神的微細，用着簡潔的筆觸來表現的可驚的才能，非觸着物之本質不止的清新的譬喻，隱蔽着作者的批判而通過了作中人物的眼目的心理解剖的銳利和自然。——這一切都是巧妙地把肉化的「活生生的人」使其在紙上活躍，呼吸。其次奧略駭的現代底都會底的文體也是不能隨便看過去的特色。在俄羅斯文學里氾溢着的可貴地輕快，明瞭，瀟灑之威的地方，和現代法蘭西文學的尖端雖一味相通，但法蘭西作家的所有的享樂

底，頹廢底氣息却一些都沒有，一貫着緊張的男性底的 *Dynamic* 的調子。這是新興俄羅斯文學的確達到了無懷疑之餘地的成功。辟力涅克的文章給與蘇聯文學的影響雖是不小，但全然離開了那基於平面交錯主義的混沌意味，開拓了明快的繪畫底手法的奧略駭的功績，受到崇高的評價也是應該的吧。

較之奧略駭的「妬羨」贏得了不遜的成功力作，是蕭洛訶夫的「恬靜的洞河」。以洞河地方的哥薩克人的生活作為題材的長篇，先於主題的運用法上呈現了新穎來。此前的俄羅斯文學里表現出的哥薩克人，如郭哥里的「太拉斯·蒲利巴」，托爾斯泰的「哥薩克人」都祇不過現示了這民族的華麗的英雄底羅曼底的側面而已，蕭洛訶夫最初把他們的經濟生活，勞動生活，家庭生活等等差不多到毫無遺憾那樣地普遍地描盡了，把這真像給展開在讀者之前。在這大作之中出現的人物，是鈍重的中農階級，貴族階級，軍人，知識階級，和藏着革命底叛逆底傾向的貧民階級那樣地擁抱了哥薩克民族的各段層，加之在洞河和南方的曠原，野獸的生活等的新鮮的美麗的描寫中充溢着現出了一首雄大壯麗的敘事詩來。作着「恬靜的洞河」的基調的氣分，約言之可說是對於生的渴望和喜歡的生命之肯定。這氣分時時為托爾斯泰底的廣大的意味上的人類愛所擴展。不但這樣，而且在表現生之肯定的作者的藝術方法上也可

(29+)

顯著地窺見托爾斯泰的感化。有時連非認爲全然托爾斯泰的模倣不可似的場處也有。但是區別蕭訶洛夫的藝術和托爾斯泰的的明瞭的相異點，就在他是真的意義的農民作家。出自農民階級的蕭洛訶夫，把作爲自己的作品的對象的洞河地方農民的世界，和自己的靈魂一樣地深知。農民的人生觀，其感情，思想，言語，傳統——一切作成了他的本質的一部分，所以他不祇用作中人物的眼來看，作中人物的心來感，連敘述這些的文體都是從自農夫的言語的有機底地組織了的蕭洛訶夫獨自的文體。以這武器他克服了托爾斯泰的強有力的影響，完成了在蘇聯的農民文學上劃時代的這部大作。

邦番洛夫的「蒲羅斯基伊」(貧農組合之名)也是描寫在農村中的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爭鬥的長篇，和蕭洛訶夫的「恬靜的洞河」可說共形成農民文學的左翼之作。

在農民文學的右翼中博得最有才能的作家的定評的是盧伊契哥夫。他之被目爲右翼，是爲了作爲在農村中殘存着的遙遠的過去的精神的表現者，始終一貫着之故。但關於這作家已無詳論的餘裕。祇想附帶一句的，就是傑作「穴熊」的作者萊奧諾夫最近發表的題作「農民奇談」的一串的短篇小說。他從來被看作承繼陀斯托哀夫斯基的直系的作家的，但在這幾篇短篇里，却被指譎爲無論從觀照的態度上說，文體上說，倒不如說蒲甯的類似點來得多。從文

學生活的第一步就以豐富的天賦而列伍於一流作家的萊奧諾夫，因這「農民奇談」而證明達到了更高的藝術境了。那表現更緊縮而增了彈力性，連 *Dynamic* 的力也發現，在那里被描的人物成爲一個個清浙鮮易的浮彫，以藝術底完成的力甚至幾有一種作爲象徵 (*Symbol*) 的意義，但作品全體的支配調，却是對於被包圍在貧窮，不幸，和無知的黑暗中的絕望的悲觀主義 (*Pessimism*)。和這略相同的事，可說是關於俄羅斯作家中最有着華麗的名聲的夫塞波洛特·伊幾諾夫了。被稱作簡潔的表描底表現的極致的他的近作（雖不敢說是祇限於描寫農村之作），單描寫被奇異的看不見的暗的衝動吸引，或是反覆着愚蠢的或狂人似的無意味的行爲而終於到達了同樣無意味的最後的夢游者那樣的人物。而塗上作品全體的色彩，自然是對於不可救的人生的恐怖和不安。因此伊幾諾夫和萊奧諾夫同樣被馬克斯主義的批評家指爲反動作家的。

最近在本誌（按係指「改造」——譯者）上揭載的「狼的法律」的作家辟力涅克，比誰都先被指爲有布爾喬亞底傾向，飽受了普羅派的非難攻擊。自因了受禁止發賣之厄的「消不了的月之故事」之關於斯坦林的模特兒問題惹起以來，甚至被叫作反革命作家了，「狼之法律」在俄羅斯本國似終於不准發表，直到脫稿以來一年餘的今日還是不能發表。但藝術作品的影響

(296)

及其感受的問題，正如前面引的波隆斯基的話似的，是非常複雜的重大的問題。須要以極慎重的態度研究的。單以抽象底的理論作尺度決定去，文藝作品是過於微妙的有機的綜合。在特定的政府的政綱上不一致，不一定能引到那作品的對於民衆的意義是否定底的有害之作的結論。今春辟力涅克在全俄作家同盟的會長改選之際，繼着斯惠盧斯基之跡而占到這要職的事實，或許不過事務上的一變動，在作為作家的他的價值上並不加重也未可知，但是他豫定今秋出版的長篇力作從離完成還遠的夏季起，便已成立了譯成英法德三國的國語的權利讓與的契約的事，辟力涅克的作家的名聲，已證明如一部分人的傳說的那樣已不瀕於垂危消滅了吧。他決心着自己的創作之劃一轉機，二月以來寢食俱忘沒頭着的長篇，用他自己的話，是以「美的未來」作為主題的作品，聽說是取材於特納普爾河電化工事等的文化建設的活動，要接觸活生生的俄羅斯的社會底運動的嚴正的嘗試。他此前似多少傾向執着者底心理的，那想是把他的藝術看狹了之故吧。但因了這力作而進入闊然開拓的新創作的大道，是可以衷心期待的。

——譯自「改造」本年十一月號。

一九二九年十月譯於東京。

George Borrow

小泉八雲講
侍 析 譯

——英文學的畸人之六——

在你們將來讀書的進程中，你們大概將要看到許多處，是說及包羅 (Borrow) 這個名字的，——不只是在英文書中，而是在法文德文書中。請不要忘了這正確底拼音；因為就連普羅斯佩梅麗妹那樣偉大底一個作家，都拚錯了，——用了一個「a」代替了一個「o」。在英文學裏有許多個包羅，但只有一個是值得記憶的；他是所有生活了的奇異底英國人之一。他的生涯的工作，其主要點是在於他能給一種神祕底民族——基蒲希斯族——的語言，習慣，風俗上有所闡發；並且他曾在許多不同底國度裏，研究這個民族。

(297)

我疑惑現在是否在日本還有基蒲希斯族人；我設想着這個題目將是足以使你們發生興趣地新鮮。在英文學裏，我們可以遠回到十四十五世紀，有許多是說及基蒲希斯族人的；假若你們曾看到這些論及，例如在古歌謠中能，你們大概把這個名詞解釋成爲幾種漂浮底遊浪人了，對於中世界的知識，並且幾乎是對於十八世紀的基蒲希斯族人只是漂浮底遊浪人。對於

這些種民族第一個接近於正當底理解的，是包羅的工作。

基蒲希斯族人最初出現於歐洲的確實底日期，彷彿仍是一件忖度着的事情；但在一個極早的時日，他們便散居在西班牙及其他西歐的各部，是確定了的。他們是漂泊底民族，沒有宗教，沒有任何種文明的習俗；他們是說着特殊語言的民族，主要地是以欺詐與犯罪而生存。確實是在一個時期他們的名字與許多種犯罪變成爲同意語。他們是一種猛烈底民族。他們實習着幻術，卜卦以及所有的那些種奸巧底人可以從簡單底人騙錢的方法。在每一個世紀中他們也是優秀底馬販子，並且是騎馬術的偉大底主人。另一種他們所得意的地位是鐵匠的工作，在近幾世紀裏，他們給這種職業又加以錫工。最後，當爲職業底角力者，當爲職業底武人，在英國當爲職業底拳鬥手，他們是無比的，這不多是緣於他們的力量，而多是緣於他們的驚奇底敏捷。大概十九世紀最好底拳鬥手——他仍然活着——是一個英國基蒲希人梅思。

在任何處都被人怕，在任何處都被人輕侮，這些浮浪底人民想法生存於歐洲的各部，雖然有爲他們而設的法律。他們拒絕生活在房屋裏，不服從任何規律，不遺留在任何一個地方稍長久底時間。非常奇異的，宗教裁判所是不顧及他們，宗教裁判所是追緝着異教徒的；但

一種完全沒有宗教的民族是不干涉他們的計劃的；至於以基蒲希斯人當作罪犯，他們是更適宜地受民事官廳的裁判。雖然，基蒲希斯族人覺得在他們的羣中有可能多底金髮的人們是有益的——藉此以減損因皮膚顏色而被發現的危險；因為他們是比歐洲人更黑底民族。因此，他們在早年便開始實習偷竊孩子，並且把這些偷來的孩子養成爲基蒲希斯人——所以基蒲希這個名字，就是在十八世紀中，對於作母親們的成爲一個恐怖的字，因爲那被偷了的孩子是不能再放回來了。

具有他們所有的這些缺點，無論如何，這種民族有他們自己的美德。他們互相是真實的、能夠作出特異底恩惠，同樣是能夠作出特異底復讎；並且他們的女人，常常是奇異地美麗，被承認爲對於他們的丈夫是忠實的。基蒲希女人永不會變爲娼妓。在某種職業上這種民族的精神也給他們得到很大底榮譽，這是他們應當享受的，例如罷，關爲飼養馬的事便是。通遍於全世界，就是在現今的北美合衆國，很多飼馬訓馬的事情便是被基蒲希斯人所管理。

現在我們對於他們所知道的，當作研究的題材是使它們比從前更有趣了。他們不是歐洲人，而是東洋人；他們使用的語言是與印度公用語有極密切底接近；並且他們幾乎一定是屬

(300)

於印度的根源。那男子們的能幹，與女子們的美麗，一點都不是歐洲人底。因為有許多世紀他們是作為社會底法外人，他們只能與大城市的許多罪犯階級相聯合；並且教給這些人們他們自己的語言的一些知識。在倫敦，巴黎，紐約，現今罪犯階級所使用的秘密話語，一般所知大部份全是基蒲希語言所組合的——那是變成為歐洲土言的印度語。

像我已經說過的，第一個把這奇異種族的本源，習慣，風俗的普通知識，闡揚給世界上的，是包羅。從兒童的軍代，包羅彷彿便是被他們所魅惑住了，並且在他們的羣中會過了很久的時間。無論如何，他不是被基蒲希人所魅住的第一個，我是最後的一個。就是早於十七世紀，我們已有一個牛津大學生逃開了文明生活而變成為一個基蒲希人的這種記錄了，這便是成為麥蘇阿諾爾德的極美麗底詩「學者基蒲希」的題材。在二十幾年以前，我們也有一位英國貴族與基蒲希姑娘結婚的一個例，而是具有不幸底結果。在許多現代小說與傳奇中，也有基蒲希斯人的得意底人物。查利斯瑞得的「可怕底誘惑」便是一個好證例。實在的，關於基蒲希生活的英國小說可以數到二十多種；——我將只提那取這種題材的最典雅底英國小說是路代努的「時鳥」，取這種題材的最好底法國小說是蒲羅斯佩梅麗味的「喀爾曼」，這會感印了一篇美麗底音樂底作曲——畢霍作的偉大底「喀爾曼」樂劇。這位法國傳奇的作者，承認他的

一切是有負於包羅的。

現在我們可以回到包羅自身上的生活來了——所有生活過的最奇異底英國人之一，他是生於一八〇三年，一位軍隊中的隊長的兒子。他的教育一部份是在愛爾蘭，一部份是在蘇格蘭，一部份是在英格蘭，這要看他父親的軍隊是停在哪里的，在他學校教育的間隙中，他彷彿是第一次與基蒲希斯人相識，並且必是學得了他們的語言與習慣的一些知識。他要像他們一樣自由地漂泊到任何自己所喜的地方；大概他對他自己有白皮膚是懊悔的——因為我們會聽見過，當於他在學校的時期，他時常用胡桃汁擦他的臉，以看着好像一個基蒲希人，爲着這種事，他的教員有些時候在所有的班次之前責罵他。一八一九年他離開學校到一個法律家去學徒——這一個地位對於一個喜歡基蒲希斯的人是絲毫都不適宜的。關於法律他自己會說，那只是「一種爲表明自己所明白的，證明瞭然底事實的，絮說於常套話的才幹。」代替研究法律，在公事房裏他研究語學，並且是在驚人底限度上研究牠們。在蘇塞(Southey)的信札裏，我們看見裏已提到他，說他雖然是一個不滿十八歲的青年，而知道十二種語言——威爾斯語，蘇格蘭土語，拉丁文，希臘文，希伯萊文，德文，丹麥文，法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與葡萄牙文。對於這些種獲得還不滿足，他看始研究東方語言——並且我們知道他很懊

悔他不能尋到一個很好底中國文教師。中國人他是不了解的；但是到一八三五年我們知道他已操縱三十多種語言了——包含着不少最少人知道的。無需說他對於法律是證爲無用的了。當他未達成年之前他棄捨了這種職業，並且遁走了。一般想，那時他是聯絡基蒲希斯人去。都知道他，是會旅行過歐洲的所有的各部份；但是他沒有遺留下他所旅行過的最多底國家的經驗的記錄。在一八二六，我們其次聽他是在俄國；並且我們聽到他是監督着第一次翻譯英文聖經成爲滿洲韃韃文。在一八五六年他回到英國來，發行了一本書，名叫『TarGum』；從三十多種不同底語言用詩翻譯。英文聖經會，被他的韃韃文的聖經翻譯所喜，派他到西班牙去作他們的支配人；包羅歡喜地實行了這種工作——不是因爲他確實地很關心聖經會或是聖經，而是他要用一種新方式去研究西班牙的基蒲希斯人。他翻譯了，我是命人翻譯了聖經的許多處，成爲基蒲希文；但是這種事實，與他從西班牙回來時所產生的那本題名「金迦利；或是西班牙的基蒲希斯人的記事」的書相比，簡直不算回事了。它不只以題材的新奇的理由，是一本具有驚奇底興趣與價值的書；只當作一塊文藝底藝術，它也是同樣十分地新奇。每一個人都是歡喜它。但是人們却更歡喜那在一八四三年所產生的名叫「聖經之於西班牙」的那本書。這是當於他爲聖經會工作的時候，在西班牙的他的漂泊與冒險的記載；這本

書把英國的大衆轟動了，就是在貴族會的演說裏都提到它。其次他產生了一部名叫『*Travelers*』的書，主要地是記載當他青年時候在英國同着基蒲希斯人的友情與漂泊。一八五七年他產生了『*The Romany Rye*』，一部基蒲希的小說，其後爲英國舞臺而劇化了。一八七四年他發表了他的「羅曼歐拉哩利爾，或爲基蒲希語言的詞彙」，一八八一年他死了。

大概沒有另外的一個人，比包羅被知道的更廣了，但是關於他的私生活，是這般少地爲人所知。生活在最奇異底方式中，在歐洲不同底各部份中，同着基蒲希斯的羣集從一個地方漂泊到另一個地方，在多種假裝下隱藏起他自己，確實是他在生活的較大部份不爲社會所見的。關於他的所爲與所去的地方，我們知道的很少，直到他是已經過了中年。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在一兩次的機緣上，因爲惹起基蒲希斯人的疑惑，——他們想他是警察奸細了——幾乎把生命喪失。但是關於他的每一件事，就是他告訴我們的他的冒險談的故事，必應當想爲是不確實的。最後當於他娶了一位富英國寡婦，並且被他的羨慕者們引進到社會裏來，他是不能停在他們的裏邊的。他的基蒲希生活，使得他不適於同着任何人住在一起。他不能在一間屋裏停上半點鐘，不能服從習俗，不能忍受那些親切底小偽善——只是藉着這個，社會才能作成爲可忍耐的。他從倫敦跑到鄉間去，在那里他過了他生命的晚年，總是對於任何遊

浪底不合習俗底人們，特別是基蒲希斯人，親示親切，但是頑固地拒絕與文化的人們相遇，——作家，牧師，或是任何階級的紳士與婦人。他的童年時代的習慣，會形成了他的全生涯，並且改變了他的全部性格。只是在血flow上他仍是一個英國人；在思想上，習慣上與情感上他完全變為一個基蒲希人了。

向着英國文學，包羅引進一種新元素——一種浪漫底敘述之新特質。以字的嚴刻底意義講，他的書沒有一本是小說或是傳奇；它們全是真實感到的或是已到的事情的浪漫底敘述。他沒有試驗過任何種小說的完全底構造；它們是沒有開端沒有收尾；沒有順序；沒有連續。我不知道怎樣更好地表明他的方法，比告訴你們他的最多的作品是與印出來的筆記本相似。雖然，這些書裏有一種魅力，有一種絕對地創造底特質，並且仍能支配着多數人們的羨慕與注意，特別地是那些青年們。他看到那日常生活中最普通底事件可以變成爲有趣，並且那最普通底情感與印象可以由適當底文藝底處理而得到價值；並且幾乎從無有中，他能夠產生出許多卷書。半虛構，半真實，這是從前永未會產生過的。想決定哪里是真實的收尾，哪里是虛構的開始，這多少是一個難題；但是最好底批評家們傾向着想，虛構主要地是在於事件的聯絡中，而真實是在事件牠們的自身裏。這種定理使我們感覺到對於這位作家應有很大底敬

意。這不是狄佛的那種情形——他是從幻想中寫作出來的。包羅是敘寫事實，但是他用這樣底一種方法聯結起不同年代不同地方的事實，能給你們一種意向，信它們是屬於個人底短時期的經驗。他沒有值得一提的模仿者，因為他構造他的書的這種特殊底技能，是有賴於最獨創底一類的天才。大概沒有英國人能夠成功地模仿他。但是我觀察到有些最精緻底現代法國作品——特別是旅行小品——是建設在這樣外形上，極相似於包羅的手法。我不想這是一種模仿；這甯可說是同類的自然底創造，並且這是那些像包羅一般地會渡過他們的生涯於遊浪全世界的人們的作品。

冷 酒

少 仙

(05)

其實我和哀而君也有過一面之緣，那是二年前哀而君回國時，路過北京，我們因了王君的介紹，在西河沿新台旅館見的面。那時我正感到國內政治上的苦悶。想逃出那個黑暗的北京，所以請王君介紹我去見哀而君，好作我出了國的嚮導，我們見面後，哀而君慨然允許我的要求了。我們約定假如暑假後我不能和哀而君結伴出國，待到了東京時，也一定要去請教

哀而君一切的。所以他那時留下的住址，現在還夾在我舊皮夾裏。

但哀而君留給我的印像，是已很渺茫了。只記得他是很熱心的，彷彿熱心中含着幾分粗燥；是的，本來過于熱心的人，往往流於粗燥，這我很知道。因為我素常就是這樣人，有時竟以熱心買回朋友們的反感來。許多人說這是北方人的特性，不過哀而君要算作南方人了。

禮拜日我偶然想在舊皮夾中翻檢一張不重要的收據，忽然又看見哀而君的住址，同時王君前些時來信探問哀而君消息的話，也浮上我的腦海來。所以我決心乘着禮拜日無事，去拜訪哀而君了。

作為我拜訪哀而君動機的，還不只這一點，我和他雖然只見過一次面，可是哀而君的為人，我很愛好。據說他素常是不喜歡交際的，然而他的朋友似乎比一般愛交際的人還要多，而且從他這些朋友中，無不異口同聲的說哀而君為人奇怪。我是喜好這樣奇怪人的，所以我想和哀而君交識的心情，不自今日始了。

然而這是他二年前的住址了，怎能保他不搬家呢？況就我近幾個月來所得的經驗，知道最愛搬家的要算在留的留學生。他們不是說房主人待遇不親切，就是說樓下沒有大姑娘。但搬來搬去，也終於找不到親切的和有**大姑娘**的；其實這些「甜頭」還不夠日本學生佔，那裏輪

到支那人呢！然而他們終於把幾年的留學光陰，消費在搬家上了。哀而君雖不敢必是愛搬家的一員，但二年多不移動的恐怕又作不到吧？好在哀而君所居的市外是東京有名的風景幽勝之地，我固然是過慣了都市生活的人，但田園風致也是使我永遠憧憬的。於是抱了一半野遊，一半訪友的心情。向着吉祥寺方面馳去了。

電車中呈非常華美的現象。原來一般中產階級的小紳士們，在此暑假中既不能同闊官富豪們有同「山呀海呀」的避暑機會，又不似一般勞動階級整年的得不到自己禮拜，所以他們只好乘這七天一次的禮拜日。從衙署或公司中走出，領了妻女們到市外公園作半日遊，以慰藉一禮拜所積下的暑熱和倦勞。這些所謂小資產階級是非常尊重禮貌的，洋服穿着整整齊齊，臉面刮着光光滑滑，安閒靜穆的坐在車中。他們妻女們更修飾得芬芳嬌豔，坐在她們的「良人」傍邊，像有無限的快樂新奇正沉醉着她們。在日本要算得這等人最多樂趣了；比他們高一級的不但視享樂爲等閒，而且有時倦於享樂的奔命；比他們不如的那些勞動者，除了上酒場滿足麻醉的享樂外，又沒有他們的雅趣和時間，不僅如此，一切新奇向上的力，都是從這一階級出發的。他們唯恐不新奇；只要從他們妻女的妝飾上可以看到。這因爲他們的環境最適於奮鬥的緣故。是的，他們假如不奮鬥，要淪於那萬劫不復永無希望的勞動階級裏去了。

(308)

而且一經奮鬥，又有取得現代王冠的可能。

由於種種聯想，我忽然想起廚川白村的「鄉紳的日本呀」這句話來，幾乎忍不住笑起來。我面前這些玩偶似的小紳士們，多麼像鄉紳啊！然而我又覺得這鄉紳可愛來。他們對於世界永遠是新奇的，在他們生活中看不見厭倦的頹廢色彩。一架齊伯林的飛機，已使得他們舉國若狂了。那能像我們老大國的那種烏龜似的木然不動呢！

一想起祖國來，我就要感到種種痛苦，於是趕快把眼光移回窗外，不使痛苦來襲擊我。在這樣一種環境中，是最不適宜於亂想的。

鐵道兩旁的稻田和菜園，是多麼新鮮呵！真如上過油漆似的那麼碧綠潤澤。八月裏的炎陽，恰好被濃雲遮住，涼爽清香的野風，逆着車窗吹來，覺着車身不是藉了電力，而是被風吹着走了。原來這一帶是最富於低丘淺沼翠竹青松這類畫圖的景緻的。起伏伏開開合合的地平線，一點土色也看不見，從樹林竹叢中綻出那吐棉團絮似的破碎雲邊來，夢似的被一種氛氳茫感幻惑着。週圍透過來女人們髮香粉香衣香和肉香，呵！我真疑心已離開素所討厭的地球了。閉住眼睛，張大鼻孔，使香氣直透進——呵，透進那裏呢？透進那足以迷醉的幻惑所在。

然而思想小鬼又來擾亂我的白日好夢了，「何以今天的女人這樣美」？「何以往日的電車中我會討厭她們」？何以經我抱過的那些女人們在靈魂中又成了連想都不敢想的醜穢肉塊？……」於是又想到這些美的肉體，每夜儘消耗在那些俗惡者的支配下。她們有的雖未遭過俗惡的蹂躪，然而將來總免不掉。「將來」一到，這些少女們會變成她們母親似的中年婦人，她們的母親們也會變作她們祖母似的乾癟龍鍾。不用說她們髮香粉光靠不住，就連那樣晶黑的眼球，柔紅的嘴唇，也會被將來消滅掉。天地間什麼英雄偉業，科學奇跡，文藝光榮，都可用奮鬥換來；只有這些幻象留不住。啊！人生原來是這樣空虛！一切恩怨好惡，不是等于酒醉癡狂嗎？不是被概念欺騙嗎？……想着想着，我又痛苦起來。真是眼前茫茫，好像此身已失去了着落。但這種杞憂，我是會自慰的，於是又想「將來」雖屬可怕，然正因為有「將來」，人生纔有變化，個人的生命，不過是花的一瓣，樹的一葉，流水的一滴；有生有死，有開有謝，有分有合，纔綜合成宇宙。「將來」雖會消滅她們，但也會另生美的來補她們缺處。也許比她們更加要美，正不必為「將來」顧慮。……然而即使宇宙是這樣，「將來」會這樣，不是仍然和自己沒有關涉嗎？一到「將來」，自己也就消滅了；即使宇宙再怎麼好，「將來」再怎麼美，與自己有什麼關係。總是有自己纔有宇宙，有美，有一切！……把剛才特為

安慰自己而想出的話，又一遭推翻了。眼前又是茫茫。但最後的決定是只有「現在」；人和宇宙一樣的只有「現在」！然而「現在」又怎樣呢？她們以前固然和我不相識，將來也未必能相識，即在「現在」，除了坐在一個絨橈上，除了她們絲質的衣服擦着我粗黑的制服發出一種極細微的嗞嗞聲音，和一種滑滑的感覺外，不是連自由的胆大的看一眼的勇氣也沒有嗎？然而我又是怎樣想不停息的看她們！我想和她們由了相看而至於相談，由了相談而至於相識，由了相識而至於相交，由了相交而至於相……然而，然而，啊！然而呀！這是我的「現在」！痛苦像黑暗中的光明，光明中的黑暗，遮不住，當不及的把我牢牢纏住。正在不可開交中，車終於停在我目的地了。於是急急的走下車來，繳了票，走出車站。還好，車中的雜亂現象，和車中的她們一樣被車給拉走了。

我繞了許多路，問了許多行人，纔走到哀而君的住所。是在一個曲折得須轉幾灣，摸幾個角兒纔能走進的小巷裏。這條小巷非常之狹，撐開雙臂就可摸到兩邊圍牆。圍牆是用杉板作成的，也不過一人多高，圍牆中全是日本式的平房，然而整潔幽靜，並不出乎日人所愛好景况。在日本常見到的那種枝葉特別濃黑密茂的樹木，——直到現在我還不知牠叫什麼。——從兩傍圍牆中伸出高岸的黑影。牠們黑影的濃度，侵佔了小巷的天空，於是使得小巷也

顯得特別陰鬱。朝顏花莞荳之類的蔓生植物，從圍牆中爬出，露出牠們紅顏，像故意顯示牠們瘦弱的青春。在巷底的右邊，有一家特別聳出一座伶仃孤獨的小木樓門簷下，對到了我手中紙條上的門牌號數。

我輕輕的把柵門拉開，立在玄關外，用日本人那種低沉的聲音，十分客氣的問：「借光，哀而君住在這兒嗎？」

裏邊舉動了一下，拉開玄關的是一個五十歲左右的老婦人。她照例用了日本女人接客的禮節，雙掌抵住了蓆，向我叩了一個頭；我不禁慌亂的還她禮，不覺之間，把腰折到九十度！老婦人謹慎的說：「是的，哀而先生住在此地」，隨後她喊了：

「哀而先生！有貴客來訪！」

樓上發出一聲懶惰而悶重的聲音，我心忽然灰寒了；幾乎想給老婦人道聲歉，說：「自己訪錯了門」，回轉頭跑走。因為我覺得這種訪問的無意義而冒昧來。實在我和哀而君還等於認不識，拜訪一個等於認不識的人，在我要感到許多紛擾，因為我以前經過那些等於認不識的朋友來拜訪我時。也常使我討厭。况哀而君的不喜歡交際，我明明知道，剛才又聽到那一聲懶惰而悶重的聲音，覺得又辦了一樁無意識的事。然而哀而君終於走下樓來了。他穿着

和服，底下赤了足，看見我是他所不認識的人，於是睜大了眼睛問：「你是那一位？」

我只得自行報告姓名，並補說我們以往的關係。哀而君這纔覺悟似的「唔」了一聲，把我請到他樓上。

他的房間是六疊蓆，三面都有窗門。房中光線非常充足。靠後窗擺了一張長方棹，鋪了短毛綠絨氈，黑色花紋，顯得異常靜致，八分圓的抱形藤椅，放在棹前。棹上擺滿了座鐘，架鏡，筆筒，墨水瓶，之類的東西。四壁扎滿了風景和裸體美女照片。只是書籍非常少。兩層高的竹製小書架，歪歪斜斜的插着幾本像從未動過的書。靠着書架的那一面牆上，掛着梵亞鈴，孟德鈴，胡琴，月琴之類的中西樂器。這使人疑心哀而君並不是研究社會科學的人，而是藝術學校的學生了，他的房間不能說是冷靜，而是安閒。這使我對於以前聽到哀而君的歷史，起了疑念，因為據我揣測，哀而君該是和我所有的朋友一樣：粗索而暴躁，浪漫而激烈。然而哀而君原來是這樣安閒靜穆而像生活於柔感中的美的人物。

這地方本來就是市外，又因為藏在深巷裏，樓外連到處都能聽到的孩子們嬉笑聲，也聽不到。沉寂如深山古寺。只有風微微的噓着，像嬰兒夢魂中所呼出的微息。偶然傳來的電車聲，更其遙乎其遠的只能增加寂靜了。

哀而君問我能不能盤坐？我說「可以的」。在這樣境地，我覺得是頗宜於達摩坐的。他搬過一張矮几來、放在中間，從壁櫥中取出兩個大蒲團，——並不是蒲草作成的蒲團，此處為象形的轉借；然而和「肉蒲團」不一樣。——我們對坐在矮几傍，抽烟捲兒。

我這才留神他的面目，似乎和二年前留下的印象又完全不同。我記得他眉好像很濃，然而並不濃；鼻好像很高，然而也並不高。總而言之：我記得他略帶幾分雄壯氣，是男性的感覺；可是現在變作女性的感覺了。是我變了呢，還是他變了？

他神密的抽着烟，眼睛也不抬起來看一下，顯出一付深思的神情，像故意慢待他客人似的。

一支煙已抽去二分之一，他方問我：

「什麼時候到的東京？」

我告訴他到東京的時月；他又問到王君的近况，我也告訴他王君前些時剛來信還問到他。

「我們二年多不通信了。他還是那樣『熱中』革命嗎？」他說起「熱中」兩字來，像含着無限的譏刺。我趕緊替王君辯護，說他近來怎樣後悔自己無學識，以前的行為怎樣瞎撞，和他現

在怎樣努力；想使他對王君表示好意。然而我把王君誇讚完了，他仍然默默的抽着煙捲兒，像是他對王君也是不經意的流露。

我有一種亂談的習性，不管是對生客或是熟友，總要使得自己滔滔然，彷彿才顯出我政治家的天才。於是對這只抽煙不說話的新朋友，也不禁滔滔了。

我把和他別後的二年所積蓄下的牢騷憤懣，對中國的失望怨觀，對中國人是痛恨厭棄，用了登演講台的態度，激昂慷慨口誦橫飛的一瀉千里！向他亂講。

因為談話上的不謹慎，受了異國人不少的白眼。在來時的車上我還禁止自己無論如何今天也不多說話。實在的，只逞一時的興致，往往鬧到後悔不迭，這是以往的經驗。誰知道呢，「山難移，性難改」，我談着談着，越來越激憤，又要拍他的小棹子了。他輕輕的驚告我：

「請你小聲些，日本人是高興我們亂談呢！」

這警告來得很有力量，我馬上停止了自己的鏢盤針。心裏又悔恨起來。我想我已有了神經病，這是病的現象，除了送進瘋人院別無辦法。

其實我最怕的是這種高聲談話，不敢往中國人集會的地方去，——尤其怕什麼熱烈緊張

慷慨悲歌會。——也完全爲這樣。然而我自己怎麼反是這樣人呢！越想越苦痛，身上的汗水粘粘的沾着襯衣。

哀而君大半看出了我的苦痛，於是說：

「屋裏太悶，我們到外面散散步好不好？」

啊，看我的神經！若不是哀而君的提醒，我幾乎忘掉還負有一半散策的使命。

「好，好，好」！不禁連聲說好，「我們散步去」。

等着哀而君換上了西裝，我們走出小巷來。小巷後面是官道，官道兩傍是碧綠的田地。

我們無目的的散走在田壠間，我說：

「眼前風景，很像祖國江南，要不是有來往不斷的電車，和扯滿天空的電線，以及遠遠望得見的洋鐵皮房屋和工廠煙筒，實在感覺不到是在海外」。

我怎麼一大段話，只換回哀而君一聲

「噢」！

我又敘述自己怎樣愛好田園，而又怎樣離不開都會，種種。這一來哀而君有話了。

「你是幸福的，因爲你還有流動的血。你知道什麼是田園，什麼是都會；田園都會這些

名詞，都不存在於我的記憶。你更知道什麼是是，什麼是非，什麼是仇恨，什麼是愛慾；這些感覺也不存在我的體內。所以你是幸福的」。他像背送一段詩似的說罷，又低下頭去啄地上的草。

「他是在譏刺呢，還是真心稱道」？他有點神密，所以他的話我不敢相信，然而又不便懷疑他，他的人格和學識，我不配來懷疑。

管牠！我也不想了，反正我的浪漫他早已看透，見笑也聽他見笑去，各行所是好了。

豐盛的夏景，使人像坐在一個純肉感的肥壯妖豔的少婦懷裏，胸臆間充滿了力和熱。一點感傷情緒也不帶，眼前不是縣縣稻秧，就是茸茸碧草。一切縱橫交錯的道路，像織在這綠天鵝絨上的花紋。我夢想着這不是走在田野間，是站在王侯豪閥的客廳裏，地下鋪着是華美的地氈。

這一帶野花很多，我採集各種各色的野花，束成一個花束，預備帶回去供在案頭，作為這一次野遊的紀念。

我被童稚般的歡樂洋溢着！

我們也不曉得轉了多少路，大約已是五點鐘的光景了吧，是我回家的時候了，就向哀而

君告別。

哀而君問我有沒有要事，我告訴他禮拜日完全是休息的日子，任何塌天大事，也得等過了禮拜辦。他要和我同到市內遊玩，這我當然很同情。

我們又繞轉了許多路，才找到電車站，走進電車，仍然是非常華美，原來也到了那些太太小姐們的歸家時候了。

伊們已不是來時那麼拘謹，各人臉上泛流着疲乏而鬆快的溫柔，半日的野遊，使伊們擺脫了都市的禮貌。有的切切私談，有的吃吃微笑。發輝的眼光，不時偷偷看人。

我手中的花束，牽動了伊們視線；固然，我不惜把花束獻給伊們，只要伊們愛好；但人與人之間的調節，——在此我只能說調節。——還不容於稠人廣坐中，向不識者作自由採芻贈蘭的舉動。為維持人類合羣生活，這種規條我也甘願遵守。所以花束也只有那隻孤仃仃的花瓶等着牠去憔悴枯萎。

光輝的眼，香豔的花，電車載着一切疲乏和鬆快，跳躍和發癡，用着牠雄猛的力，向大都市的狂潮中拋擲。

「請不要愁，請不要呆。」

(317)

只有酒，女人，和歡樂。

那綠的海，——酒海；

白的肉，——女人；

紅的燈，唇，和雙頰，——歡樂。

請不要愁，不要呆，

來呵，來呵，來——

我們把萬有歡樂齊集在現在」。

我用脚尖點着地，順着電鈴所激撞的節奏，暗暗唱自己的進行曲。

我們轉道神保町，吃了中國料理後，天色已經全黑。紅綠電燈廣告，閃耀在各大商店。

天空浮雲已消，但炭海中的珠光，仍照不到都市的夜街上。在禮拜之夜，不願把時光消磨在悶人的電影場。那是不健康的尋樂。在我工作和遊戲表上，看電影是列在看小說雜誌一項下，並不在禮拜夜。哀而君對電影似乎也並不感多大興趣，由於我的提議，我們到日比谷銀座一帶散步去了。

市內有好些地方是我喜歡常去散步的：上野公園，靖國神社，三越百貨公司，巖松堂書

店，……但最愛好的還是在天氣良好的夜裏，去日比谷銀座一帶作那種毫無目的的散步。這一帶的馬路太光滑了。行人和車輛都像溜在上面，並不是用着自己的力。我最討厭的是灰塵，灰塵固然有害呼吸，把雪白的 *Coat* 和新擦好的白皮鞋，無端污塗，也最使人沾滯不快。唯獨這一帶是不見纖塵的玻璃世界。

還有宮城的神密偉壯，會把人引進往昔的「富貴還是帝王家」的夢境裏去。有些極可笑常識所不容許的問題，在心理上鑽研：「皇帝和皇后見面時有沒有禮節？吃飯時是什麼儀式？以及睡覺的問題……」等等。在資本帝國主義國家中，作皇帝實在是浪漫而美麗的。假如環境允許的話，我作皇帝的心，比作什麼革命領袖呵思想威權呵還來得熾烈。虛榮我並不反對，真理呢，我也很服從。在日本作天皇，和在俄國作列甯，以及在非洲作會長，美國作什麼大王，中國作什麼？——什麼呢。想定了再說。——還不是一樣嗎？虛榮崇拜，與真理服從！人生是為求幸福的，幸福的總和是官能刺激，和信仰崇拜。我並不是厭世家，因為我是人，離了「世」恐怕連「厭」也沒有。這「世」呢，就是這些東西：虛榮崇拜，與真理服從！好了，越寫越寫成博士論文了。

我們沿着護城河走，硬底皮鞋磨着柏油馬路咯喇咯喇的發出清脆而悅耳的聲音。偶然從

(80)

對方衝來幾個女性時，我們的皮鞋也響得驕貴而可羨。燈影倒映在河中，拉長成根根火柱；微風過去，火柱又散作撩亂的野燒了。烏黑的天空下，層層疊疊一串一盤秩序而散亂的珠花灼耀。紅霧似的燈光中，映出明與暗的模糊。瞪了兩隻火眼的黑體怪物，真如啣枚急走的行軍，來回梭巡在馬路中。黑體中可以看得見那粲然相對的白臉。這帶着魔迷的夜呵！而且爽風又吹上我們蟬翼似的薄綢西裝了。

從日比谷穿過了有樂町，這纔真正是「銀ブヲ了了。」（東京流行之時髦熟語，即銀座散步之意）。眼前頓形熱鬧繁華，不似護城河畔之清寂幽雅了。這纔算是現代都市，連使人思索的餘暇都沒有。兩傍儘是大商店，小賣商，水菓，玩具，書籍，古董。……商品的複雜怪誕，適如遊人，原來他們都是為賣錢的。聲音是不分節奏。不分類別。鐵與電，電與木，肉與肉，肉與銅，交響的大合奏！一片混凝模糊，耳朵與眼睛倘沒有受過都市洗鍊，真有昏暈的危險，饒你裝着仁丹寶丹。

我們都有點腿困頭昏而口渴了。於是由哀而君提議，走進一家漂亮，新奇，清雅，下女也最多的酒場裏。即所謂「Cafe」。

酒場的構造很奇特，從外看雖也是方形，然而內中的空間，像裝進一個峭壁角突的岩洞

裏。牆壁用青綠龜紋紙糊裱，湖水色的電光，把人映成了蕉葉色。並沒有窗戶，只是幾個多角形的小洞，開向外面。然而室中並不顯得熱鬧，真像坐在西湖的紫霞洞，幽涼襲人！

兩個她，穿着侍酒的長衣：一銀紅，一玉翠，影似的游蕩在湖水色電光裏。一種縹緲的夢似的感覺，顯在我們面前的，不是真實，而是圖畫。當怒潮似的市聲穿透碧霧時，顯得是那樣的隔了幾層山海似的迷茫了，從戲匣放出的鋼銅般的歌聲，微震着人們殘留的記憶，啊，這魔迷的場所！

玉翠的豐腴，銀紅的瘦品。我是喜歡瘦品的。然而坐在我身傍的偏偏是豐腴的玉翠者。不過這一個也並不使我煩厭。我對女性有優容一切的雅量。老實話，直到現在，我理想女性的模型還沒有鑄就、有時雖覺得瘦的使人神清，有時又覺得肥的能令人魂蕩了。況我身傍的她，確實有付滿月般的面容，桃花般的紅潤，使人如坐春風。雖然沉默，而這沉默是醇厚的。

然而那個紅衣瘦娘，究竟是可愛的。大約由於我不停息的「眼攻」緣故吧，她也不時從眼梢送過那些無聲的微語來。

想不到哀而君倒是麥酒大王，一耍就是兩瓶。哀而君的日本話當然比我好，我倒並不想

(322)

飲酒，只想和我的侍者談話，可惜日本話不容許我。問她會不會英語，她擺了一下頭，其實我那裏會英語呢？不過來標明我是紳士罷了。她既不懂英語，就沒有權利來鄙視我不通日文。然而什麼都能說的哀而君，又只是不說話，只飲酒。

豫這樣啞飲默坐，我是最難忍耐的，况我們眼前明明有兩隻春燕。且而酒場的形形色色，無不是談料。酒客們有的像電影裏賈波林，把帽子推在腦後，紅着臉歪着頸和侍女們糾纏；有的插着棹邊唱歌，還有幾個酒也不喝，烟我不抽，侍女也不看，拉着鬍子泥塑似的歇着地板：大約是尋詩吧？

我還沒有把酒場巡邏清楚，哀而君的第一瓶已罄了。他吩咐銀紅者去取第二瓶。哀而君這纔注意到我的酒盃，然而從那嫩筍尖似的肥白小手中酌上的第一盃，還沒有下到十分之二。哀而君吃驚的說：

「怎麼，你不喜歡麥酒嗎？」

我何嘗不喜歡呢？不過不像哀而君似的那麼重酒輕色罷了。我是二者不可得兼時，甯「捨酒而取女人」，於是說：

「喜歡是喜歡，但不能多飲。」

哀而君第二瓶又打開了。

「這是銀座第一家，」他突然說出這句沒有源頭的話來。

「第一上等的酒場嗎？」

「不，第一家物美價廉的酒場；下女多，漂亮；設備安適，地方適中，顧客文雅；而且酒代和小酒館一樣。——這酒場常有藝術家們來開談話會及消夜會，暇時你倒大可走走，聽說你也是愛好藝術的？」

「可惜我聽不懂，也說不出；日本話。」

「用不着懂，這是所謂『訴諸感覺』的地方。盲子，聾子，啞子，都一樣。只要有付銳敏的神經好了。——」哀而君說到這裏，停了一下，微微的作了一聲乾笑，接下去說：

「也許與你老兄不相宜？我看你老兄倒是喜歡說話的。」他說完臉一沉，又去摸他的酒盃了。

他說話也突然，笑也突然，一舉一動無不突然。和這樣一個人在一處，真難應付。那幅臉真和梅雨時期的天氣一樣。說不定他一句話會惹起我的談興來，及至預備向他說時，他腦好像又跑到別處去了。往往使得我極掃興的把「語絲」截斷。

「這是嘲笑呢？還是恭維呢？」我這樣想，於是問了：

「我有點貧嘴得討厭吧？」

「那裏話！這正是你的好處，我是想說也無話可說的」。

我最怕聽這些話，又是「無病呻吟」，一個人怎能無話可說？連不能用嘴唱歌的知了兒蠶斯，不是也要摩擦幾下翅翼，和那些黃鶯紫燕青蝦蟆們爭鳴嗎？只有作官的老爺和有錢的太太小姐們，怕和俗人說話降低了身分，纔沉靜寡默。於是秒反對哀而君說：

「你們在外國住久了，都被外國人同化，其實儘可不必。我們是中華民國的主人，他們是天皇帝國的臣子，何必也仿效那些奴才們呢？」

「你誤會了我的意思，我是說說話大半不出兩種目的：一種是被外界的事物壓迫，不得不說；如那些革命家的演說，政黨首領的『放送』，和商店婦的應酬，招待，賣笑娘的強笑強歌；一種是由內心的要求，不願不說；如比詩人的諷詠，宗教家的讚嘆，寡婦的哭兒，孝子的哀母，以及狼的嚎，鷹的叫。到既沒有詠讚，又沒有哀詛，更無須強爲歡笑時，話也同時告罄了。飲酒睡覺，足夠維持這口呼吸，話有什麼用處呢？」

「聽說你二年前不是還參加過各種激烈運動嗎？怎麼現在鬧到連話都不想說了昵？」我看

見哀而君臉紅紅的，似已有了酒意，所以想以他的悲壯史來引逗他談話。我是很懂得帶了酒以後的心情的。

「那已是很渺茫的事了。二年前的記憶，也和那些粘青蜓捉蟋蟀的記憶差不多。我幼年時性情也是很執拗，和別的兒童一樣。同村的董家母狗咬過我一口，我會千方設想的想復仇，甚至想着夜間睡不着覺。我並不悔恨那時的可笑，因為那復仇，就是我偉大的事業和責任，在那時。也和不後悔我二年前那些傻舉動一樣，狂迷與人的生存上很有幫助。現在不是不願再狂迷，實在因為一切感覺機關都弛緩滯鈍了，狂迷不起。——就以今天說吧，大東京在你眼前，不是很神奇有趣嗎？我想你不能否認，只要聽你拉拉不斷的語言，眉飛色舞的神情，我就很明白。然而我呢，什麼都是平凡，麻木。你還是個鄉下孩子，什麼——」哀而君忽然又停止不說，我去看他的手：天呀！原來他第二瓶又喝乾，手裏握住個空瓶他回過頭又去要第三瓶。同時把他正說的話也忘了繼續。

他說我是鄉間孩子，我很不服氣。我有偉大的信仰，我崇拜世界一切名人，而且我深懂得藝術，曉得作人的趣味。我將來可以成功文藝家，學者，或政治家。只要我努力，幹什麼我都能勝任。難道這都是鄉人淺見嗎？難道我的信仰是蠢愚，崇拜是盲目嗎？我越想越覺得

憤怒，想和他爭辯。然而他又像把剛才的談話忘去，塑像似的沉着臉，緊握着酒盃了。

我忽然感覺得他是個最危險的人物，因為他將毀壞一切努力，——連最壞的努力。如果都變成了他，地球將和月球一樣。

但我不再想了，這些想徒使我困悶。我又何必想呢？我眼前有酒，有女人，有奇幻的燈光，有各種使人發笑的酒客。而且「叮的玲……玲的叮……」的音樂，又響起來了……

當我面前這瓶麥酒喝完時，我已有了幾分醉意，也不管我的侍者愛鬧不愛鬧，就去抓住她那隻時時牽引想念的肥白小手：「My dear you seem unhappy——Are you in Pain？」我說出這幾句英語來，然而她只以手絹掘着嘴，笑而不答。

我又用僅能說的聯不成句法的日語來問她。

原來她叫明子，剛剛十九歲。

我們由天氣談到了吃飯，由吃飯談到了支那料理，總而言之：我在背誦那幾節將要磨穿的教科書。

她的嘴唇是多紅呵，我疑她塗了朱，但細看又像本來的肉色。問個明白吧，朱呵，塗呵，先生都沒有教過我。——也許教過忘了。我握着她的手，漸覺有股熱流透進了我心，而

且——啊她的嘴唇和我的眼睛隔不到一米達！

「アタタ，口ハ赤イテスネ！」我說得很響亮。她忽然大笑了。

酒場幽靜的空氣，漸被我剪頭去尾顛倒錯亂的日本話所擾亂。我的侍者固然掩口葫蘆，就是那些酒客們，也都轉過臉來鑑賞這異國酒友。

「我是醉了吧？」我想。在這有關國統的禮節上，我不願被異國人暗中譏笑。況大日本帝國的臣民，向來看見了西洋人飲酒以爲是風雅現世，倘支那人也飲起酒來，那簡直是糊塗混蛋的馬鹿了！（馬鹿者，日本罵人語，讀如馬鹿，蠢物的意思）。於是我趕緊整肅起來，然而已來不及了！

哀而君越喝越森然，冰冷的面貌，映着我發熱的眼，使我看見了自己的荒唐。往日在酒場中我也冷笑過那些第四階級的朋友們的喧譁顛倒，然而我也竟變作這樣不紳士了，豈不見笑於人嗎！

雖然讓我作一個爲勞動者而去研究的學者，或爲勞動者而去革命的領袖，我也很願；但假如被資產階級的紳士們譏笑我如勞動者似的無知荒唐時，我馬上要覺得羞憤。

但我又怎能夠呢？面前有酒，有女人，有奇異的燈彩。……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這是那氣蓋一世的孟德將軍唱的歌吧？

我不禁的又去拉住那雙肥白的手，於是唱我嘔了許多心血才學會的日本歌。

「沙漠二日ハ落於テ夜卜ナ儿頃

戀人ヨ懐力ニイ歌ヲ歌ヨ

ア，寂ニイ調心ニ今日毛涙流ソ木

戀人ヨ阿拉伯，歌ヲ歌ヨ」

我們的侍者見我會唱日本歌，高興了，不由的也唱起來。她當然要比我唱得好。

大約此時已到了夜深酒爛的時候了吧，酒場裏漸漸騷動起來，先是由於少數人的騷動，一直波及到全場，和海邊的沙浪一樣。於是那些喉聲，掌聲，棹子聲，皮鞋碰地聲，代替了話匣裏的音樂，我眼前是一片模糊，耳邊是一陣嗡嗡，但我清清楚楚的記得抱着我侍者接了一個香吻，留在我嘴角的餘香好久不散。

我對於哀而君的冷樣子。開始抱怨起來。看多奇怪，他已喝了三瓶麥酒，就是白水也該變幾點汗，然而他臉上還是見不到一種溫情和笑意。我說：

「你知道『一人向隅，滿座爲之不歡』這句話嗎？今天有酒今天醉，你未免太自苦了！」

哀而君聽到了我的話，像被鋼針刺了他嘴唇一下，然而刺着很微，只能使他嘴唇微微的撇了一撇。但從這微撇中，有一個幻滅了的悲殘笑影浮出，這笑影上刻着一切自然的冷酷和消亡，連他青春的消亡和歡樂的夢散也在上邊。至把我眼前的歡笑凝結成冰凍，於是我補上兩句說：

「請你原諒，我是個剎那的肉慾主義者」。

酒場的顧客越來越多，白煙和綠光凝成一種異樣的炫彩，那些酒客們和侍女們，游蕩在這個炫彩中，像是魔影游蕩在幻景裏。

我的酒已夠了，眼暈旋起來，像坐在去國時的輪船上。四圍只是煙霧迷漫，魔影幢幢，像會經常見的一幅畫圖。然而一個很清晰的印象，還不能從我眼前消去：哀而君微撇的嘴唇，挺直的姿態，疲倦的看着四週；手裏那盃冷麥酒像他生命似的那麼緊緊握住。我好像歪着頭頸在勸他：

「你何必自苦呢？世間本來就只有這些！……」
以後的事記不得了。

一九二九，九，七；騰清於東京市外，寓樓。

譯詩兩首

John Masfield 作
楊 騷 譯

1. 海洋熱慕，(Seer-Gever)

我當再到海上去，指望着寂寞的海和天，
我所欲的只是一艘檣高的船和引導的星，
只是舵輪的急撞，風的歌和白帆的搖震，
只是波上灰色的霧和斑白的黎明。

我當再到海上去，因為潮流的呼聲，
是狂暴而又明顯的難以拒絕的聲音，
我所欲的只是白雲飛遊的風吹的白晝，
水煙飛沫和那海鷗勇敢的高鳴。

我當再到海上去，過我天外漂浪的生涯，
去的，再到風如刀利的海，鷗和鯨飛遊的大海；
我所欲的只是放浪的愉快的同伴的談天，
只是，只是長夜工作後的安眠和美夢。

二，美：(Beauty)

我曾在荒野之中風蕙的山上看到日暮和曉天，
那嚴肅的美緩慢地顯現得如西班牙的古曲；
我曾看到春的女神送來水仙，
送來萌芽的草苗和柔和的春雨。

我曾聽到花的曲和海的古歌
我曾從弓圓的白帆之下看到異國的山河；

風 雨 亭

但神示給我最上的美呀，

是她的聲，她的髮，她的明眸和那朱唇可愛的曲線。

風雨亭

王宗城

聽到風雨亭將要鳩工，凡是革命的同志們，多少都有點兒聯想，或詫異？

我們談到風雨亭，有幾個革命的同志問我：貴鄉也很崇拜關岳嗎？他以為就是劇場裏所演的風波亭，至少與岳武穆總有些關係；知道風雨亭的來歷的革命的同志們，他愕然地瞪着眼睛看看我，「到現在才有風雨亭麼？」我都不能對。

也難怪，年代確實太遼遠了，革命的青年是向前的，那有工夫值得去回顧歷史，歷史是過去的，過去的就是落伍的；歷史是舊的，新青年的新腦經，那會容納舊的東西？何況，何況的確太遼遠了，你看，風雨亭的來歷，是多少朝代以前的陳跡。追溯上去：民國，洪憲，民國，宣統，光緒，你看，在多少年代以前有一朝所謂光緒的時候所發生的一場禍水，又兼這幾朝的史記還沒有人做出來，綱鑑易知錄還沒有人搞好，如果不是學貫古今，不去博訪周

諮，不去游歷名區勝跡，不去撫碑尋碣，那裏會曉得！

幸而，我真是萬幸，我並不是學貫古今，又不去博訪周諮，又不去游歷名區勝跡，不去撫碑尋碣，然而我竟曉得風雨亭三字的來歷，而似乎有點明瞭這場禍水的究竟，且似乎知道這場禍水與現在也有點關係，——幸而，幸而這場禍水發生在我們的貴鄉，這禍水的主動者也是我們的貴同鄉秋瑾。

講到她，而且與我家有點戚誼，好在年代湮遠，講講也無妨，要是從前可了不得，我有一位姑父，因和秋瑾的戚誼較近，她這場禍水闖破的一天，他嚇得一夜爬了九個山頭。

話雖如此，確實有些可怕，在未闖破以前，也着實有些可以——一個女人剪去了頭髮，穿起長衫來，會騎馬，會打鎗，會教書，會和革命黨通信；甚至於曾做革命黨，這豈不是一個妖怪，妖怪是要害人的，地方官爲地方除害起見，遂於某年某月某日的後半夜把這妖怪殺了。

殺妖怪的地方，就是我們貴鄉殺人頭的古軒亭口，妖怪殺了之後，這塊地一點沒有兩樣，仍然殺了幾年的人頭，一點沒有兩樣。丁字街頭幾塊石板。一方小小的「古軒亭口」四字，字的橫額，殺妖怪以前如此，殺妖怪以後也如此，一直到現在。

其他的地方，竟或有紀念這個女妖怪的東西發現；然她流血的地方，倒反而一點沒有痕跡，我常常佩服殺妖怪的人，殺得真乾淨，殺得她痕跡不留！

幸而這個女妖怪會做詩，唸出一句「秋雨秋風愁殺人」的詩句；當時殺妖怪的人，竟沒有留心把這句詩殺得乾淨，遂致流傳到現代一定還要把她來留痕跡，而使軒亭口有拆屋之禍，丁字街頭的幾家店舖萬不料若干年以後竟還要受這個女妖的遺毒？

「到現在才有風雨亭嗎？」問我的瞪瞪眼，我也瞪瞪眼。

戲

撲錄

大一統而昇平康阜，光陰特別過得快，光復紀念日又到了。一般沾恩被澤的大小民都多麼的歡躍呵，綵牌樓東一架西一架；慶祝隊東一班西一班，要是你運氣在這天跑到上海市上去，包管會神迷目眩。

自然，在一般爛用爹娘銅錢的我們，更覺快樂，所以這一夜很遠的奔到一個革命化，平民化的大學的中學部去看遊藝會了。

那個會場還算大，布置的也還不錯；令我觸目的是演台面前的穹隆屏額——上面寫四個大字：「藝術之宮」。

游藝開場了，跳舞，京調，合唱，終至於戲劇——「孔雀東南飛」上演了，一看知道就是熊佛西所「寫」的「蘭芝與仲卿」（刊登東方雜誌二六卷一號），我不知道，戲劇上表演與劇本，劇本同「材料」的關係，只是用常識的眼光看着。不幸，竟使我發現一種成爲常見的「玄妙」了。在彩聲，掌聲下面，不覺感到索解不得的痛苦了！

同樣的玄妙，在前幾個月另一個學校的游藝會上，剛剛發現過——牠並未掛着「藝術」的招牌的。爲什麼在幾個月後的「藝術之宮」中却也出現呢？官季香與蘭芝都穿絲質的衣服上台時，雖然令我聯想到了孔雀東南飛原詩中「鷄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疋，大人故嫌遲」等詩句，但是我不曉得戲劇上的關係，所以疑惑着，或許是沒有關係的罷。但是當一個西裝青年變爲焦仲卿，却無論如何都不能給我一種解釋。

假如這個「孔雀東南飛」不是那個「孔雀東南飛」，這個西裝的仲卿不是漢時那個焦仲卿。那末，「白達」一聲跪得太妙，太奧，做「媽媽」的那個人太不開通！

說是該慶祝的事，現代貴國青年的才能超出一般的異國天才；那倒還有點道理，不過，

(336)

這樣，則一般重架疊身的黨國要人，革命同志們正可休逸，二千年前的文物風制，已有人拉回重新造過，完全無異於今日的西歐，讓他們一朝一代，越近越容易，越造得好，（我不曉得邏輯與事實究竟能否如此）造到「現代」，豈非億萬倍於洋鬼子的，齊驅於「樂園」麼？

但是最後使我釋然下心者，還是一位朋友：他說這原是戲呵！○，戲！

十，十三，于江灣。